

夜雨剪春韭

詩人的經濟水平與藝術水平並不成正比。這從伙食就看得出來。李白烹羊宰牛且為樂，大碗喝酒，大塊吃肉。「部級幹部」白居易，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，看似簡單，但那是吃飽了撐的之後淺斟低酌。

杜甫、孟浩然算是詩壇的「低端口」，日子過得苦哈哈。孟浩然一聽到「故人具雞黍」，就興沖沖地跑去把酒話桑麻。其實不過是一碗黃米飯配上幾塊雞肉。何況雞肉在唐朝也是「低端口」。唐太宗禁止公務接待食肉，有人告發御史馬周吃雞肉，太宗不以為然：「食雞尚何歎？」雞肉不算肉嘛！

杜甫更慘了。晚上來了位老朋友，喜得他「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」。這比孟浩然吃的還寒酸，但已經是老杜能張羅的最好的飯食了。

我對這「夜雨剪春韭」印象極佳。小時候，姥爺家小院一角的菜圃，每年都要種幾畦韭菜。碧綠清新的韭菜，包餃子、烙盒子自不必說。偶爾圖省事，煮點掛麵，等麵已經下鍋時，去剪幾把細嫩韭菜，

洗淨切段，扔進鍋裏，再打個雞蛋，滴上幾滴香油，便可香噴噴地盛到碗裏。「菜食何味最勝？」「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」古人誠不欺我也。

北宋林洪，是杜甫的粉絲，也是個美食家，算是袁枚式的人物。寫了一本菜譜《山家清供》，每道菜必引名家詩句為據，且以杜詩居多。他考據「夜雨剪春韭」乃是種烹調方法，將韭菜邊剪邊落到熱湯裏焯，再過一遍冷水，吃起來甚脆。這過度掉書袋，頓時詩味全無，不僅俗了，而且可厭。

但杜粉不止他一個。徐文長就寫過一幅《賦得夜雨剪春韭》：「春園暮雨細泠泠，韭菜當籬任意長。舊約隔年留話久，新蔬一束出泥香。」這是站在菜園裏剪無疑了。況且，杜甫向來有「春夜喜雨」之癖。



瓜園 蓬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跳躍的指尖

剛剛收到一個特別心儀的禮物，機械鍵盤。現代社會，電腦的普及程度超乎想像，所以鍵盤對我們都市人而言也是再熟悉不過——毋須用眼睛去看，某一個按鍵在哪个位置，不知從幾歲開始，就早已爛熟於心。細細想來還是很奇妙的——想在電腦上打出一句話，我們所要做的是盯着屏幕，心中默念，手指彷彿有自己的意志一樣，開始自動在鍵盤上彈跳，然後句子就會出現在屏幕上了。

但是每次面對電腦的時候，無論是工作、是聯絡、還是娛樂，鍵盤都只是我們通向最終目的地的橋樑，相比起目的地，旅途的過程原本就不那麼重要，再加上千篇一律的手感，鍵盤就更是「存在感為零」了。

如今換了一個機械鍵盤，輕快的彈跳手感，清脆的敲擊聲音，單單是打字就已經變成一種全新的享受。機械鍵盤根據按鍵的機械結構、手指觸感、按鍵聲音的不同，又分很多種，我的這種屬於最具有段

落式觸感，連續打字會發出「咔嗒咔嗒」聲的「青軸」鍵盤。剛剛開箱，我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插上電腦，打開word寫下這篇文章，寫下什麼都已經不重要，感受手指在鍵盤上彈跳的新奇快感已經不是過程而是目的，隨心所至，打錯了不重要，按幾次刪除鍵，再打一次也同樣享受。

適合女生的禮物很多，從不知為何如此之貴的手袋，到男生永遠無法分辨出色號細微差別的口紅，形形色色不一而足，而適合男生的禮物就不太多了——領帶、鋼筆、皮帶……這些都太商務精英，太正襟危坐，太一本正經，或許送一款合適的機械鍵盤，讓對方感受指尖跳躍的耳目一新，也是不錯的選擇哦。



大川集 利貞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祖父「返老還童」

今年四月，虛歲九十九的祖父在蘇州家中摔倒，腿骨骨折，被急救車送進醫院。他在那裏動了手術，恢復十來天後出院。此後兩周，叔叔、姑媽幫他找了一家合適的護理院。在摔傷一個月後，祖父告別家人，正式遷入護理院。

之前祖父一直和小叔一家同住，平時主要由小叔照顧。他雖年近期頤，除了耳背沒大毛病，腦子也一直清楚。不過這次骨折元氣大傷，出院後夜夜驚悸。小叔年近古稀，照顧不過來，於是和兄弟姊妹商量把祖父送進護理院。祖父起初對此十分排斥。叔叔、姑媽轮番上陣，苦口婆心，曉以利害。思前想後，幾次反覆後，他終於同意了。

護理院開來輛車，扶祖父上車，裝上他的箱子、藤椅、助步器、輪椅、便攜式馬桶、枕頭，載同叔叔、嬸嬸、姑媽，一起運走。護理費因人而異，看住單間、雙人間還是三人間，老人需要何種護理。祖父這樣的高齡、「失能」老人，需早晚陪護，每日護理費一百五十多元，住宿費三十元，伙食費十八元。

從此，叔叔、姑媽輪流看望，幾乎每天有人探視祖父，還常帶些他最愛的生煎包、鮮肉月餅等甜食。據祖父的護理員講，他一切太平，晚上基本不起夜，不再驚醒大叫。親屬去探望，他精神不錯，對護理院表示滿意，看來安頓下來了。不過，他又可憐巴巴地問：他現在晚上睡安穩了，一個月後能否回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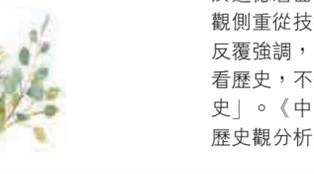
父親說，祖父年歲大了，難免「返老還童」，對兒女「恃寵而嬌」，在外人面前反倒注意形象。我猜，身為子女，看到兩代人角色對換，從受照顧的成為照料人的，心情想必也很複雜吧。

崖岩上的原始藝術

二〇一七年，考古學家發現印尼蘇拉威西島上的岩畫；經嚴格科學鑒定，證實是四萬四千多年前原始人的傑作，比較歐洲的遠古岩畫更早很多。岩畫上的形象似「獸人」，仍未完全進化成人類；他們正全力捕獵碩壯的野牛。我國也有一些年代遼遠的岩畫。從前到雲南研究古物和野生蘭花，在滇西南邊境滄源縣北部勐來一些高山崖壁上，曾見十處繪有原始岩畫；據考證，應屬新石器時代遺留下來。附圖為其中一部分。當地聚居的佤族人視作「神畫」，認為是祖先遺下最珍貴的文化遺產。事實上，這些古崖岩畫是研究民族史、原始社會史和

藝術發展史十分重要的資料。它們全用大自然物體作顏料，主要是以動物血液滲和赤鐵礦粉末，加入黏着力強和穩定性甚高的含膠質植物液體；故經過這麼多千年風吹雨打與歲月侵蝕，依然顏色鮮明，線條清晰。從畫法分析，應大多用指頭作畫，以竹片或枝條描繪細部，風格簡拙粗獷；現代人怎樣也仿不成。

滄源古崖岩畫的主要題材是人物和動物，內容多變化，諸如放牧、狩獵、娛樂、舞蹈、採集、運輸、巢居和宗教祭祀（如割牛）等等，足以反映那時原始社會日常生活的實況。圖像除了展示大自然的



墟里 葉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互動劇與續書

近來，有一種新的劇集品種，叫做互動劇。大意是一部劇的主線之外又有支線，由此引到多個結局，觀看者可根據自己喜好選擇劇情的發展。好比登山看景，以前只有一條道，現在有了多條岔道，站在岔路口，不同選擇，帶來不一樣的景觀。

我試着看了幾種，或因這是個新品種，製作不算精緻，卻讓人感到一種新鮮的「生長性」。假以時日，這種新的劇集樣式，應會有好的表現。因為它增加了看劇的趣味，又調動了觀者的「創造性」。雖然這種創造性必須打上引號，因為說到底，這並非觀者成了作者，只是提供了多一點選擇而已。

當然，也有人以為不然，理由是優秀

的劇集，必有一種合理的線索，以及一個恰當的結局。其餘的路，不過是歧路，並無實際的價值。對此，我不敢苟同。因為說到底，藝術也並無實際價值，只是提供一種過程的愉悅。藝術最大的律令，無非是承認每個人定義美的權利；而其最深沉的追求，又無非是擴大美之塑造與呈現的可能。

讀過《雪山飛狐》的人，都忘不了結尾那個懸念。胡斐發現了苗人鳳劍法的破綻，這一刀是砍還是不砍？金庸在此戛然而止筆，賣了個關子。在後記中，他說，「曾有好幾位朋友和許多不相識的讀者希望我寫個肯定的結尾。仔細想過之後，覺得還是保留原狀的好，讓讀者們多一些想像

評委之心

香港快「解封」了，也是時候打道回府了，有個文學獎會議在等着開。數年來應邀擔任大小文學獎評委，大概是我還講得出一點文學道道，或者還因說話比較公平，便總被一再邀請。自己也樂出其任，覺得也算是為社會、後輩做一點事。

評委對文學作品都會有自己的評價傾向，一開始意見可能很不同，通過討論縮窄了分歧，再用投票作最後定奪。評出的結果大致公平。

評委必須有主見，也要尊重其他評委的見解，要從善如流，調整自己的觀點。否則這獎也難以評下去。

很多文學獎項都少不了是非，譬如有人懷疑有的評委寸步不讓，是受人之託甚

或受人錢財——這些獎項的評委評語，是可以公開查閱的。

謝天謝地，多年來沒有人因評獎事宜騷擾過我，事前沒找過我，沒打過電話，也沒遇到過說客。或許大家都尊重遊戲規則，但或許知道我不會說話，故也不敢一試。好極，樂得清靜。

不過在「陰謀論」大行其道的當下，總會有人懷疑評獎有可能會與賄賂有關。但就我參加過的若干屆文學獎經歷，過程還真是公平、民主的。

自己曾是公平民主的文學獎制度受益者。得過的一些內地、台灣和香港的重要文學獎項，既沒有送禮，也沒有託人情，有的甚至事先毫不知情。獎項令我從一個

兩個自己

某日，我站在鏡前整理着自己衣裝，這時鏡裏的另一個自己突然從鏡中跳了出來，我下意識俯身抱頭保護自己，驚魂甫定，「自己」已奪門而出，我馬上追了出去，要把「他」捉回鏡裏，否則天知道會搞出什麼事來。

我跟在「自己」後面，靜待時機將「自己」擒下。他沿途隨意破壞，一路任意妄為，直到走入人群，他又爭先恐後，毫無半點公德心，表現出極度自私。他對身邊的人沒半點情感，對阻礙他去路的人竟毫不猶豫地殺死，這時警衛趕了上來，正要把「自己」攔下，心想這不就是最好時機把他捉住，然後掉回鏡裏面去了嗎？我馬上衝前協助警衛把「自己」捉住，怎料

當我一手把他捉住的時候，他竟然憑空消失了，警衛轉過頭來，對着我說道「嘿！這小子轉身頗快。」

任誰都必須面對自己的影子，但卑劣的地方是，自我從來無法意識到心靈內的陰影，就如長在背上的油滋粒，它確確實實地存在，但我們卻從來無法認知它，唯一我們可能見到的就是它透過鏡中的影像投射出來的模樣。可惜我們永遠也不願意承認那是屬於自己，我們會鄙視它，認為那是別人的東西。

安徒生寫過這樣的一個故事，說影子從人身體分離出去，自立為人，最後更反客為主，影子成為了主人。如果我們都沒法面對自己的影子，只用敵我來區分，最

的餘地。有餘不盡和適當的含蓄，也是一種趣味。在我自己心中，曾想過七八種不同的結局，有時想想各種不同結局，那也是一項享受。」我想，如重拍這部電視劇，不妨把他變成互動劇。

於是，想起古代名著多有續書，「紅樓」尤多，「西遊」也不少。童恩正先生的《西遊新記》裏，悟空帶着兩位師弟到美國留學，寫盡世態人情，令人不忍釋卷。而《金瓶梅》彷彿也可看作《水滸傳》之支線。若有人把這些續書、支線揉在一起，拍成一部互動劇，豈非妙哉？



知見錄 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文學青年選擇了吃文字飯的人生，也為我打下了在香港謀生的基礎。但我與評委都素不相識，他們按程序按作品素質投下了一票。

所以我至今不懷疑「是金子總會發光」一類老套的哲學。

正是懷着對這種制度與評委的感恩之心，去做好每一屆的文學獎評委，期望能像當年的評委般公正而具慧眼，在雜蕪中發現有生命力的文學新芽，許以鼓勵，許以他們能成長為文學喬木甚至是棟樑的願望。



人與歲月 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後我們就會如安徒生的故事般，被影子不知不覺地取代了我們。村上春樹在他的作品中，勇敢揭示了自己國家過去所犯過的罪，以最大的勇氣來進行反省，這個過程就如自己離開那舒適的房間，走到烈日之下，讓陰影赤裸地暴露在人們的跟前。

警衛捉住了我的時候，如果只大聲疾呼那個並不是我，未免難以讓人信服，甚至有一天當我在鏡前重遇「自己」的時候，向它投訴着自己的委屈，而它也在那裏投訴，這刻誰能區分鏡裏鏡外的自己？



象訴 馮俊彥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逢周五見報



聯想到從前在新疆所見呼圖壁的岩畫，繪的不但是裸男，而且特別誇張其生殖器。原始人並非半點兒色情成分，而是十分注重民族的繁衍，祈求能夠一代一代承傳下去。

令人更注目的，是江蘇連雲港將軍崖距今約一萬多年的岩畫，那是舊石器時代遺下的藝術與歷史珍寶。題材包括農作物，證明那時我國南方早已有農業生產。這些崖岩畫源遠流長，也不禁使我們憤然追遠，銘記體內流着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，毋忘大家同是中國人。

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大歷史觀

在中文版自序中，黃仁宇對書名又作了進一步解釋：「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，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，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、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。」

因此，在這本書裏，我們看到作者不僅用歸納法將浩瀚如煙的中國歷史高度濃縮，還將之與西歐史美國史縱向比較，由此勾畫出從夏

代至今整個中國歷史數千年的全貌。比如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開端，黃仁宇認為：「經歷了鴉片戰爭、英法聯軍等一連串的挫敗，使（清廷）朝野部分有識之士體認到改革的重要。外來危機越深，改革呼聲也就越高，中國近代歷史發展，便是在這種危機與改革不斷深化的情形下，前赴後繼，犬牙交錯。」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部寫於一九八四年、定稿於一九八七年的著作還特別闢出一章「台灣、香港與澳

門」，以宏觀的角度梳理三地的歷史脈絡。儘管內容簡短，但作者依舊提出了甚具洞見力的論點：「台灣、香港、澳門與大陸的分合，是中國大歷史未來發展的最大課題。」在看到特區基本法草案後，他更預言：「這不是容易的工作，它的成功應當為澳門造成前例。來日這動力所致，不難渡過台灣海峽，使突破歷史的中國一統成為事實。」



以夢為馬 管樂
逢周五見報